

中国现代作家选集

茅盾

庄钟庆编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三联书店香港分店

联合编辑出版

装帧设计：沙戈

书号 10019·3500 定价 1.10 元

0076-1981



作者像（陈复礼摄）



茅盾在书房里 潘德润摄



晚年写回忆录（1980年12月摄于北京寓所）



茅盾和巴金 1980年初摄于北京

1921年与沈泽民、郑振铎、叶圣陶摄于上海南郊半淞园



1923年摄于商务印书馆涵芬楼花园

其後，我因患肺病，身體極其虛弱，不能從事任何工作，遂於一九三五年三月間，由上海乘船赴日本，在東京、神戶、大阪等地，先後參觀了日本科學館、東京帝國大學、京都帝國大學、大阪帝國大學等處，並與當地的科學家、學者進行了廣泛的接觸和交談。在東京，我曾先後訪問了東京帝國大學的化學系、物理系、生物系等，並與當地的教授們進行了深入的學術交流。在神戶，我曾先後訪問了神戶帝國大學、神戶商學大學等處，並與當地的教授們進行了廣泛的接觸和交談。在大阪，我曾先後訪問了大阪帝國大學、大阪商學大學等處，並與當地的教授們進行了廣泛的接觸和交談。在這次訪問期間，我曾先後在東京、神戶、大阪等地，先後參觀了日本科學館、東京帝國大學、京都帝國大學、大阪帝國大學等處，並與當地的科學家、學者進行了廣泛的接觸和交談。在東京，我曾先後訪問了東京帝國大學的化學系、物理系、生物系等，並與當地的教授們進行了深入的學術交流。在神戶，我曾先後訪問了神戶帝國大學、神戶商學大學等處，並與當地的教授們進行了廣泛的接觸和交談。在大阪，我曾先後訪問了大阪帝國大學、大阪商學大學等處，並與當地的教授們進行了廣泛的接觸和交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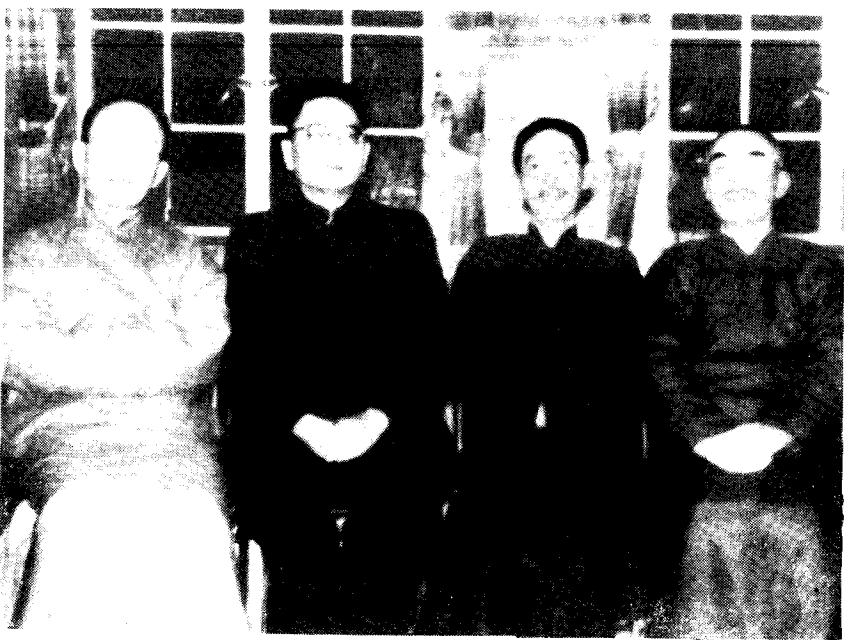


手 迹
 1935年攝于上海寓所院子



1929年摄于日本

1938年和家属摄于香港



1955年夏和大孙女摄于上海

1946年与郭沫若、洪深、叶圣陶摄于上海

而後同志：動手寫回憶錄（我平生經過的事，多方面而又複雜），感到如果不先作些指引而是具體且正確，必須查閱大量舊報刊，以確定事件發生的年月日，參加其事的人的姓名，（這些人的姓名我現在都記不真了），工作量很大，而且我精力日衰，左目失明，右目僅有的視力，閱寫都極慢，用腦也不利。

书信手迹（一）

持久，有时必须休息一段时间，需要有人帮助搜集材料，整理我的口授。从以往经验从外找人，都不合适。于是想到我的儿子曹福（曹延安时他叫沈霸）也许能胜任，他是我大半生活战斗中的始终。①我身边的唯一的下人了。有些事就人我一时想不起来，他常能提供线索。我觉得要助手，只有他合适。他现名曹福，曹解放。

軍政治學院刊主編譯。我想借調
到我身邊工作。二年。為此我已寫信給
中興軍委羅瑞仰秘書長，希他轉同意
借調。為，政界少成此事，希為儘从中
大力促進。

最近（本月廿七日夜）因臥室中接一
文，並未傷筋骨，至今腰部仍然酸痛，
因而更成到字中亦有親人（舅父）云不

便（白天除我以外家中没有男人），少利
调（借）他（书）来，既便于我日归回德
吊，也对我的生活起居有便益。

至今因生而手抖，都是本月十七之夜
挂了一支之后果。多亏丁卯改
敬礼！

沈冰 七月十九日

略谈雁冰兄的文学工作（代序）

叶圣陶

三联书店香港分店与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编先友雁冰兄的选集，嘱我作序，为期促迫。说些空话勉强作序，对不起雁冰兄，也对不起读者。总得说几句较有意义的话才行，又因思绪滞钝，力不从心。

近来正在整理旧作，找到三十六年前写的这篇文章，反覆看了几遍。这篇里说的都还实在，叙交情和倾慕没有过分的话，直到雁冰兄谢世以后的今天，如果要写也不外乎这些意思。因而想到就把它代替序文，勉应出版社的嘱托。

未免遗憾的是这篇里没有说到雁冰兄的散文。再一想，最重要的是让读者对作品自由自在地鉴赏，我就释然了。

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五日

我与雁冰兄初次会面，记不清是民国九年还是十年，总之在“文学研究会”成立，《小说月报》革新之后。列名发起“文学研究会”，经常投稿《小说月报》，都由郑振铎兄来信接头。那时振铎兄在北京，彼此也没有会过面，他见我在《新潮》上登载几篇小说，就通起信来了。《小说月报》革新号印出来，我的一篇小说蒙雁冰兄加上几句按语，表示奖赞，我看了真有受宠若惊之感。到了上海，就到他鸿兴坊的寓所去访问他。第一个印象是他精密和广博，我自己与他比，太粗略了，太狭窄了。直到现在，每次与他晤面，仍然觉得如此。那时还遇见他的弟弟泽民，一位强毅英

挺的青年。振铎兄已经从北京到上海来了。我们同游半淞园，照了相片。后来商量印行《文学研究会丛书》，拟订目录，各国的文学名著由他们几位提出来，这也要翻，那也要翻，我才知道那些名著的名称。

雁冰兄是自学成功的人。他在商务印书馆任事，编译工作不仅是他的职业，也是他磨练自己的课程。在主办《小说月报》以前，已经有好些著译问世了。那时候似乎还不大有人注意世界文艺思潮，杂志上的一些译品，以及成本的翻译小说，无非象苏州人所说“拉在篮里就是菜”，碰到什么就翻什么。雁冰兄却专心阅读外国的文艺书报，注意思潮与流派，又运用他的精审识力，选择内容与风格都有特点的那些小说翻出来，后来编成的集子如《雪人》、《桃园》等，大家认为是最好的选集。他把许多书堆在床头，纸笔也常备，半夜醒来，想起些什么，就捻亮了电灯阅读，阅读有所得，惟恐遗忘，赶紧写在纸片上。当时我闻知他有这样的习惯，非常钦服，我是从来没有这样勤奋的。

《小说月报》的革新是极有意义的事。这种杂志记得创刊在宣统年间，原只是供人消闲的东西。后来恽铁樵先生接办，要在小说之中讲求古文义法，未免矫枉过正。恽先生办了几年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又由先前的编者王蕴农先生接办，恢复了以前的格调。但是，“五四”运动起来了，喊出了“新文学”的名称。就粗处说，新文学好象等于白话文学，其实不尽然，除了使用白话以外，大家心目中还有一个朦胧的影像，要求一种骨子里全新的文学。于是雁冰兄接办《小说月报》了，理论与作品并重，对于文学，认真真做一番启蒙工作。在以前，梁任公先生以及其他几位也出过小说杂志，用意也在启蒙，然而他们的观点太切近功利，刊载的作品又是谴责性质的居多，反而把文学的功能缩小了。我不

说革新以后的《小说月报》怎样了不起，我只说自从《小说月报》革新以后，我国才有正式的文学杂志，而《小说月报》革新是雁冰兄的劳绩。

雁冰兄起初不写小说，直到从武汉回上海以后，才开始写他的《幻灭》。其时《小说月报》由振铎兄编辑，振铎兄往欧洲游历去了，我代替他的职务。我说，让我试试。虽说试试，答应下来就真个动手。不久，《幻灭》的第一部份交来了。登载出来，引起了读者界的普遍注意，大家要打听这位“茅盾”究竟是谁。徐志摩先生曾经问我，“《幻灭》是你的东西吧？”我摇摇头，“我哪里写得这样的东西。”他不再问究竟是谁了，我想他一定厌我不肯坦白告诉他。雁冰兄在第一份原稿上署名“矛盾”，他自有他的意思。可是《百家姓》中没有矛姓，把“矛”字改写成“茅”字，算是姓茅名盾，似乎好些，这是我的意思。与他商量，他不反对，就此写定了。谁知道后来有少数人以为“茅盾”是“矛盾”的正写，在用到“矛盾”的地方有意把“矛”字写成“茅”字，这贻误的责任应该由我负担。

《幻灭》之后接写《动摇》，《动摇》之后接写《追求》，不说他的精力弥满，单说他扩大写述的范围，也就可以大书特书。在他三部曲以前，小说哪有写那样大场面的，镜头也很少对准他所涉及的那些境域。我很荣幸，有读他三部曲的原稿的优先权，又一章一章的替他校对，把原稿排成书页。那时我与他是贴邻，他的居室在楼上，窗帷半掩，人声静悄，入夜电灯罩映出绿光，往往到深更还未捻灭。我望着他的窗口，想到他的写作，想到他的心情，起一种揣摩不来的感念。如今回想起来，那种感念依然如新，但是时间相距已经十七八年了。

他作小说一向是先定计划的，计划不只藏在胸中，还要写在